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京大学文学院本科学生论文选集:1999～2007/南京大学文学院教学委员会编.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4

ISBN 978-7-305-05380-1

Ⅰ.南… Ⅱ.南… Ⅲ.文学研究—文集 Ⅳ.I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9109 号

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南京大学文学院本科学生论文选集(1999—2007)
编 者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学委员会
责任编辑 荣卫红 编辑热线 025-83592148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33.75 字数 864 千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5380-1
定 价 60.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周勋初

阅读—观察—思考—写作，是文学院学生学习生涯的四部曲。中文专业学得好不好，大概可以用“写作”来检验：一是文学作品的写作，二是学术论文的写作。这两种写作虽然性质不同，却是互补互济、相得益彰的关系。中文专业前辈学者大多身兼二能，执两用中。薪火代代传续，也就形成了优良的传统。

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本科生向来具有文学创作的激情和才华，我院历史上出过不少知名作家，有些至今仍是驰骋文坛的骁将，他们为文学院和南大赢得了声誉。我院的学生文学刊物《凝眸》创办有年，她为同学们提供了习作园地。此外还有各种班刊等许多刊物可供文学爱好者们展现才情。本科生的不少佳作已是雏凤清声，刊发于《收获》、《小说界》等著名的文学杂志，或者在海内外荣获奖励。创作经验的积累，不仅是文学才能的培养，也是作为文学专业研究者对作品认知能力的增强。

文学院的学生还创办了学术性刊物《学林》，他们的学术思辨成果得以在这里与大家“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作为研究型大学的文学院/中文系，应该注重学生学术研究兴趣和能力的养成，为文化和学术的发展培育“创新型人才”。南大文学院的学术研究传统悠久，积淀深厚，建院九十多年来，名家辈出，饮誉学林，在他们的精心耕耘下，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高学历的专业研究人才。改革开放以来培养的本科生中，经过进一步的提高，不少已成长为活跃于当今学术界的中青年学术骨干，而他们的学术生涯大多发轫于本科学习期间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写作。《礼记·中庸》说：“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事实证明，本科生一样可以从事学术研究，而且蕴藏着极大的学术潜力，文学院历年的本科生毕业论文中就不乏佳作，其中有的发表于学术刊物，有的被评为江苏省或学校的优秀本科毕业论文，并有多篇论文作为例文被收入全国性教材。

文学院十分注重总结教学成果,1999 年就曾编辑出版过《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学生作品选集(1978—1998)》和《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学生论文选集(1978—1998)》,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至 20 世纪末的优秀作品与论文,对推动文学院的教学改革和本科生的课外创作与科研实践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现在又继续把近十年来本科生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论文选编成《南京大学文学院本科学生作品选集(1999—2007)》和《南京大学文学院本科学生论文选集(1999—2007)》,虽然由于篇幅所限难免会有"遗珠"之憾,但总体上反映了文学院本科生在两个"写作"领域中"比翼双飞"的新成就,可喜可贺。我希望能将这样的工作继续下去,希望看到文学院的本科生们写出更多的好作品和好论文。

2008 年 4 月 1 日

目　　次

试论南朝边塞诗的形成 …… 马　燕（1）
车饰鞁具与诗义
——《诗·小雅·蓼萧》《大雅·韩奕》发微 …… 邵　丹（11）
虚幻与真实
——论席绢的新言情小说 …… 吴望德（16）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试论张爱玲的人生荒诞感及其小说的荒诞性 …… 殷雪青（21）
价值的发现与理解的深化
——论梦窗词的逐渐被尊崇及其文学史意义 …… 张樾晖（32）

中古地记及其文化意义 …… 卞东波（44）
“伊”字源流及相关问题考辨 …… 顾　涛（58）
论“三言”“二拍”的重商倾向及其原因 …… 陆　丹（73）
“诗美”在二度创作中绽放
——从小说到电影看张艺谋影艺观 …… 庞　臻（84）
丁玲、张爱玲女性意识之浅谈
——从作品着手看二者之区别 …… 辛　静（98）

辛德芮拉的脚步
——童话文学在现代中国的发展 …… 陈　喆（106）
浅论索隐派红学的文学观 …… 樊　雨（113）
昆曲《游园惊梦》的舞台演出研究 …… 梅　玫（120）
“行”“走”“跑”的历时演变和更替 …… 邱　冰（135）
试析张炜的流浪情结 …… 钟　慧（144）

“问对”“连珠”与“七体” …… 刘　娇（150）
论晏殊《珠玉词》风格的形成 …… 吴秀兰（165）
至爱而死
——从童话看王尔德的唯美主义 …… 徐　扬（175）
蓝色的精灵
——论顾城诗歌中的童话王国 …… 赵翠玲（185）

近代汉语常用词演变五例 …… 陈　莉（196）

背叛莎士比亚?
——浅议莎士比亚悲剧的电影现代版改编 …… 李嘉陵(207)
休鲍论初探 …… 童 岭(221)
论汪曾祺小说中的糅合性 …… 吴晓佳(237)
边界
——论叙事的开头和结尾 …… 周冰心(255)

佛教华严学说与《文心雕龙》
——解读《文心雕龙》的心 …… 陈锦源(266)
语言调查中普通话与方言的评判 …… 丁令德(277)
《孟子》焦疏发微
——焦疏精神特色及其对孟子心性说之诠释 …… 顾 迁(286)
尖刻、冷醒的两个
——曹雪芹与鲁迅的心灵世界 …… 黄德展(298)
论北村小说中的宗教精神 …… 王秋梅(313)

论"诗缘情而绮靡"说 …… 陈妤佳(319)
论陆龟蒙的尚才自娱观 …… 刘珺珺(328)
文化转型视阈中的五四人生探索文学 …… 刘 希(337)
《孟子》《庄子》词汇差异浅谈 …… 钱晓静(346)
论默多克小说中哲学思想嬗变的轨迹 …… 詹悦兰(355)
浅论两种"VA"型动补关系的语法单位 …… 张 菁(363)

"火烫一般的冰手"
——论《野草》意象的美学特征 …… 陈帅锋(376)
《文心雕龙》的"类"概念及其思想渊源 …… 陈万德(389)
《史记》《汉书》项羽传比较研究 …… 孙莹莹(408)
《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第一卷校议 …… 姚伟嘉(430)
近真与传奇
——《海上花列传》的叙述与结构 …… 张昊翔(445)

魔幻的色彩
——《百年孤独》与莫言的小说 …… 陈思洁(454)
读《诗经》札记 …… 吕玉仙(463)
《旧唐书·职官志》校考 …… 孙婵玉(475)
直面孤独
——论王安忆的家族寻根之旅 …… 吴 妍(511)
绕道的终点
——试论易卜生的晚期戏剧 …… 张 杭(518)

编后记 …… (53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试论南朝边塞诗的形成

马　燕

马燕，1999 年毕业。现为《扬子晚报》记者。本文由程章灿教授指导。

一、引　　言

曹道衡先生在他的《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这样写道：[1]

南朝后期文人受北方民歌的影响，……更主要的是他们所写的乐府诗中，关于战争、边塞以及北方景物的内容显然增加了。

而他近期的另一本著作《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中，则进一步指出：[2]

南朝人大量地拟作《横吹曲》如《出塞》《入塞》等战争题材的诗，则始于齐梁间的吴均（卒于 520 年）。

查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一，吴均所作属于《横吹曲辞》，题为《入关》：

羽檄起边庭，烽火乱如萤。是时张博望，夜赴交河城。马头要落日，剑尾掣流星。君恩未得报，何论身命倾。

显然，这首诗属于边塞题材，既有边塞风光，又咏边疆人物，抒发报国之情，应该算是一首较成熟的边塞诗了。他的其他一些诗作也带有边塞气息，被时人评为“清拔有古气”，谓为“吴均体”[3]。清初钝吟老人冯班更称吴均为“边塞之文所祖也”[4]。近人游国恩等也注意到这一点[5]。实际上若论“边塞之祖”，或许还可上溯至刘宋诗人鲍照。王闿运称其“作边塞诗，用十二分力量，是唐人所祖”[6]。例如他的《代出自蓟北门行》开头两句，分明便是吴均诗的范本：

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

诗的中间还有“疾风斗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蝟，角弓不可张”四句，极力描写塞外风沙严寒，让人不由想起盛唐边塞诗人岑参的《白雪歌》中“北风卷地白草折”“将军角弓不得控”两句。岑诗也极力渲染北风、胡雪，写边塞的苦寒，而“角弓”一句显然出自鲍诗。

近年来，致力于中古文学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地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南朝尤其是梁陈年间，便已有边塞诗或至少类似边塞诗出现[7]。除了上文提到的鲍照、吴均之外，颜延之、谢灵运、江淹、沈约、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柳恽、刘孝威、王褒、江总、陈后主等许多诗人都写过大量边塞诗。其中《陇头水》《关山月》《入关》《从军行》《燕歌行》等乐府旧题是他们经常会用到的诗题。另外还有《征怨诗》《胡笳曲》《边城思》等题目中，也会提及边塞。内容包括边疆风景、征人闺怨、征马战士、边塞人物、边关生活等方方面面，基本上唐代边塞诗所包含的题材，这时期之诗作都已涉及。这种情况使得人们对边塞诗产生于唐代之说提出质疑，以为边塞诗的

形成时间应前置到南朝,在南朝传统的山水、宫体、咏物诸题材之外,应给边塞诗以相应的地位。在这样一个前提下,研究者们便有一个疑团:南朝边塞诗中的"边塞"概念仍是以汉长城而言,而南朝却是偏安于江南一隅;南朝诗歌多绮丽轻艳,而边塞诗具有贞刚特质。在这样一个远离长城且素来被视为"宫商清越"、宫体弥漫的时间和空间环境里,何以会出现描写长城风貌且贞刚劲健的边塞诗,便成了一个亟待解释的问题。

二、曹道衡关于南朝边塞诗成因的解释

曹道衡先生提出了一种解释。他认为北朝民歌的影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对比了南北民歌中的乐曲之后,他讲道:"由于北朝民歌到了梁代才广泛地流传,并引起文人们重视",因此"到了梁代,文人们突然大量写起战争题材来"。而这些内容在"东晋南渡之后,直到宋齐两代,除鲍照而外,几乎无人写过"。且鲍照的手法基本上接近于汉魏尤其是曹植等人的建功立业的思想;而梁陈文人"写战争经常是取厌恶与悲观的态度,这种内容就与北朝一些民歌有类似之处"。另外,"梁陈文人多数没有战争的经历,他们所写的苦战情况与边塞景色大抵取之古书的典故"。[8]

曹先生是中古文学研究界的权威,其论述"北方音乐对南朝文学的影响"很是让人服膺,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然而,仅就他在乐府诗内容上所列的三点理由,恐怕还有可以商榷之处。

首先,"宋齐几乎无人写作边塞战争诗"之说值得怀疑。自鲍照以来,写作征戍边塞之诗确实不算很多,但仅据《乐府诗集》来看,亦还有颜延之《从军行》、吴迈远《胡笳曲》、谢灵运《燕歌行》、孔稚珪《白马篇》(二首)、江淹《古意报袁功曹》《征怨》等诗,呈现出一脉相连之势。值得一提的是江淹《杂体三十首》中有拟鲍照的《鲍参军戎行》。《杂体诗》所拟都是诗人各自的代表性诗作,因此可以说,在江淹眼里,《戎行》是鲍照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题材。

曹说又提到南朝诗中多厌战悲观态度,与北方民歌相近。但我们读吴均《入关》:"君恩未得报,何论身命倾";顾野王《陇头水》:"宁知盖山水,逐节赴危弦";车敻《陇头水》:"雪冻弓弦断,风鼓旗竿折。独有孤雄剑,龙泉字不灭";陈后主《饮马长城窟行》"何以酬君子,马革报疆场"这样的诗句时,所体会到的却是一种勇于捐躯、建功立业的志向。而且,这类诗句远远不止于此。

至于南朝文人有无战争经历,确是这个问题的重要一环,下文将展开论述。

三、南朝历史上的战争及其影响

讲到战争,南朝人居江南二百余年,确无长城作战经历。这是不是就说明只有受到居住在河朔边疆的北朝之人的启迪,才可能写出边塞诗了呢?未必。南朝虽自诩为中原正统,却在地理上偏安江南一隅。但从历史来看,南朝的战争却从未间断过。前期对手主要是北魏,后期则是西魏、北周、隋等。这些战争对南朝边塞诗的出现有着直接联系。

南宋李焘在《天朝通鉴博议》卷一《总六朝形式论》中分析了江左的战势:[9]

> 自吴主孙权卜宅江南,以至东晋、宋、齐、梁、陈皆祖相仍袭为国都,其间边防之要害,可得而论:吴之备魏,东晋之备五胡,宋齐梁之备元魏,陈之备齐、周、隋。力不足者守江,进图中原者守淮,得中原而防北寇者守河。

可见南朝边防可分为守河、守淮、守江三个阶段。守河的时间从东晋立国至刘裕卒为止(317—422)。这段时间北方处于五胡乱华的混乱时期,晋宋得以发动大规模的北代中原之战。

《晋书》卷九十二《郭澄之传》记载：

从裕北伐，既克长安，裕意更欲西伐，集僚属议之，多不同。次问澄之，澄之不答，西向诵王粲诗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裕便意定，谓澄之曰：“当与卿共登霸陵岸耳”。因还。

可惜刘裕听了郭澄之的话之后，放弃了大好时机，未能继续进军。这段时间的南朝文人是不闻烽火，相当安宁的。然而时局很快就有了变化，武帝末年，刘裕再听到同样的诗句便有了全然不同的感受：

武帝闻洛阳沦没，欲复北伐。晦谏认为士马疲怠，乃止。于是登城北望，慨然不悦，乃命群僚诵诗。晦咏王粲诗曰：“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摧心肝。”帝流涕不自胜[10]。

这时的南朝开始走向弱势。北伐不再所向披靡，且稍不留神，也会招致北魏的大举南侵：

及高祖殂，殿中将军沈范等奉使在魏还，及河，魏主遣人追执之，议发兵取洛阳、虎牢、滑台[11]。

此时边境烽火已在眼前。到了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武帝就兵临瓜步，直追江南。齐永明十一年(493)孝文帝迁都之后，南北对峙的局面愈显紧迫。这时南朝开始退而守淮。

梁武帝统治的五十年间，南朝情形一度好转，起初与北魏作战还处于优势。“自侯景之乱以后，江淮汉东入于北方，陈朝基本上和北方以江为界，北方吞并南朝成为必然趋势”[12]。此时已完全处于守江的形势。局势如此，南朝文人在守淮之时就已感到岌岌可危；当战线逼近荆雍、襄阳一带，守江对峙已成定局之时，他们便将战线比附为长城边塞，想象中自己便成了汉朝人，而对手北魏则是与汉作战的匈奴[13]。有战争经验的文人感受到这一点，并用诗歌表现出来。如梁简文帝萧纲。萧纲“自年十一，便能亲庶务，所在有称”[14]，曾于普通四年(523)21岁时出镇雍州这一兵家必争之地，至中大通(530)28岁为止，有相当深刻的从戎经验。其间有普通六年(525)出师大捷的经历：在襄阳拜表北伐，遣长史柳津、司马董当门、壮武将军杜怀实、振远将军曹义宗等众军进讨，克平南阳、新野等郡。魏南荆州刺史李志据安昌城降，拓地千余里[15]。

而他在《答张缵谢示集书》中则写道：[16]

纲少好文章，于今二十五载矣。窃尝论之：日月参辰，火龙黼黻，尚且著于玄象，章乎人事，而况文辞可止，咏歌可辍乎？不为壮夫，扬雄实小言破道；非谓君子，曹植亦小辩破言。论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转蕙承风，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云生野，明月入楼，时命亲宾，乍动严驾，车渠屡酌，鹦武骤倾。伊昔三边，久留四战，胡雾连天，征旗拂日，时闻坞笛，遥听塞笳，或乡思悽然，或雄心愤薄。是以沉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

萧纲为文主张“因事而作”，此信回忆当年从戎情形，那么“胡雾连天，征旗拂日，时闻坞笛，遥听塞笳”诗句自是由襄阳战事而发。

同样有战争经验的梁元帝萧绎也是位热衷于边塞创作之人，即使在生命危在旦夕时仍不辍赋诗：[17]

(承圣三年)十一月……丁亥，魏军至栅下。丙申，征广州刺史王琳入援。丁酉，大风，城内火烧居人数千家；以为失在妇人，斩首尸之。是日，帝犹赋诗无废。

萧绎所赋何诗今已不可考。然《说郛》所录唐代徐炫的《五代新说》中的相关记载，却颇值

得玩味：[18]

(侯)景立豫章王栋为天子，俄而篡位。湘东王命太尉王僧辩、司空陈霸先击景，破之；诛景，即位为元皇帝，都荆州。魏军围城，帝登城楼观战，为诗曰："落星依远戍，斜日半平林。征兵资琰玉，叠鼓乱摐金。单醪投百采，芳茸下千寻。从军所以乐，梁王有赤心。"

诗中描写景色运用了边塞诗中常见的"斜日""落星"意象；而"叠鼓乱摐金"又让人想到唐边塞诗中常见的"摐金伐鼓下榆关"(高适《燕歌行》)写法。

当时战争风云笼罩，不仅文人利用作战经验写诗，武将有时也会参与进来，用诗歌抒发自己的从军之感，别有一种豪迈豁达：

(天监)五年，魏中山王英攻钟离，围徐州刺史昌义之，武帝诏(曹)景宗督众军援庆之……景宗振旅凯入，帝于华光殿宴饮连句，命左仆射沈约赋韵。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启求赋诗，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诗。"宗景已醉，求作不已，诏令约赋韵，时韵已尽，唯余竟病二字。景宗便操笔，斯须而成，其辞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叹不已。[19]

此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一个武将都能随口吟出这样凝练豪迈的诗，可见当时作此类诗之风颇胜。第二，"帝于华光殿宴饮连句，命左仆射沈约赋韵"，可见未参加战争之文人也有可能写作战争或者边塞诗，而酬唱应制则是一种常见的方式。第三，参与战争的将帅有很多机会参加这种宴饮，从而与未能参战的文士交流，语言之中难免会讲到战场景致及生活场景，这就又使文士积累了素材。我们看到一些边塞诗歌的题目，或许就是在酬唱、送别、书信往来中交流产生的。如丘迟《敬酬柳仆射征怨诗》、何逊《见征人分别诗》、虞羲《咏霍将军北伐诗》、刘孝绰《奉和湘东王应令诗》(二首)等。

一些文士即使无亲身的战争经历，仍可从各种渠道、各个角度感受到战争与边塞，甚至向往参加战争。如刘孝绰《求豫北伐启》所表达的：[20]

或以臣素无飞将之目，未有嫖姚之伍，言易行难，收功理绝，然桓冲称谢安无将略，文靖公遂破苻坚；山涛谓羊祜不强，建平侯卒平孙皓。微臣之譬两贤，诚无等级，小虏之方二寇，势踰枯朽。

从以上诸多史料中可以看出梁陈乃至整个南朝不乏战争。当战线逐渐迫近，南朝文人便将荆雍、襄阳视若汉代的长城边塞。有作战经验的文人这样，没有亲历战争的文人也可以在酬唱、应制等文学交流活动中得到充分的战争体会。这种情况下，边塞以及与之相关的诸种景致、生活便出现在文人笔下。台湾淡江大学王文进又从南朝官制角度，说明一些文人可随州府主游化各州镇，得以亲历南北交战要塞的经验。[21]则南朝边塞诗的形成未必要靠北方战争民歌的启迪。

四、文学想象对南朝边塞诗形成的影响

上文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南朝战争的存在，澄清了它的存在，并极力解释它怎样影响了诗人的写作。但我们接着又面临一个新的疑问：有战争便会有边塞诗的出现吗？如果是的话，那么为何在汉代没有出现边塞诗呢？

实际上，战争只是边塞诗的一个外壳，它只能是边塞诗形成的充分条件，而并非必要条件。战争这样一个社会现实的存在，使得南朝人在生存危机的面前将自己设想为与匈奴人作战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汉朝人，而产生了“秦时明月汉时关”（借用唐人王昌龄《出塞》诗句）的边塞概念。然而当我们将眼光不只停留在边塞诗歌上时，却发现这种时空的转移在南朝文学作品中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南朝人在很多情况下都将自己设想为汉代人，喜欢将自己的生活状况与前朝人相比附，形成一种风雅时尚。最明显如南朝赋中，谢惠连写《雪赋》，将现实背景历史化为汉武帝时代，人物也假托为梁孝王身边的枚乘、司马相如等；而谢庄在其《月赋》中，则化为汉末时代曹植与王粲等人的雅集。[22]梁朝人更是习用时空转移。当时曾有十二人包括简文帝、元帝、沈约等写作十八首《洛阳道》，内容却无一例外写的是建康的生活。何逊与范云联句，范云所作四句为：[23]

洛阳城东西，常作经时别。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

实际上写的是“建康城东西”。无怪乎李白后来写《金陵三首》之一时，也说“晋家南渡日，此地旧长安”。

今天已为人们熟知的莫愁女落户南京，也与这种特有的思维模式有关。《旧唐书·音乐志》曰：“《莫愁乐》，出自石城乐。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石城乐和中复有‘莫愁’声，故歌云：‘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则莫愁女最早是石城人。据程章灿师《文学南京》课《有女莫愁》考证，南朝商业发达，建康地区尤其是长江下游商业中心之一。这一文学故事经南北商客的流传，到了文士中间，就有可能改编。梁代《河中之水歌》“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即已是莫愁女故事迁至南京的记载了。这里充分运用了隐喻和想象，洛阳已不是写实的洛阳，而是文人虚想的、历史的洛阳。文人在想象中得到历史的、艺术的满足。

这样一种时空的转移不约而同地表现在梁陈时各种题材和体裁的文学中，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不是某一种题材或体裁特有的，而是一种文学的思维或想象模式，是在当时大量使用的手段。因此，在探究南朝边塞诗的形成时，不仅要关注“诗”的“边塞”，解释南朝的战争背景，还要关注“边塞”的“诗”，回到文学本身，从中寻找文学自身发展轨迹中的闪光点。也因此，可以回答为何有边塞战争经验的汉代人没能产生边塞诗的滥觞：那时只有“边塞”没有“诗”。

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中指出：“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策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这种后代对前代文风的顾慕与瞻望，使得他们在吟咏作文时会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传统，在他们感兴趣的方面与之靠拢，加以改造，形成一种绵延不绝之势，一旦有了适当的外部条件的激发，便可能诞生一种新的文学现象。边塞诗在梁陈的大量出现与此相关。

五、文学传统与南朝边塞诗的形成

南朝边塞诗作内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写边疆风景；二写思妇闺怨；三咏边塞人物；四咏战士征马。而这四方面正好与南朝文学史传统就有的山水、闺怨、咏史、咏物等题材一一对应。下面将通过具体分析来看一下这四方面各自发展的轨迹：

（一）山水诗中的边疆风景

描写边疆风景是边塞诗最显著的特点，我们常在诗中寻见“寒风、朔雪、陇云、落叶、冰河、关山”等字眼，而这些字眼让人联想到两个字——山水。顾野王《陇头水》中四句“瀚海波难息，交河冰未坚。宁知盖山水，逐节赴危弦”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山水诗在刘宋初年的出现,一扫玄言诗的晦涩,将诗歌从偏重哲理重新拉回注重形象上来。诗人们将眼光投注到大自然本身,注重对山水景物的描摹,并不忘将自己的情、理之思融注进去,形式上则力求自然而了无痕迹。谢灵运的"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是为人们所推崇的名句。一时写作山水蔚然成风,连品评一个人的风度也要看他的神情是否与山水相关。[24]然而,山水诗兴起之时也面临着更新的问题,如刘勰所说"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追新"不仅要求诗人"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在文字上下足了功夫,力求与众不同;在辞采之外也要有新的拓展。鲍照的"胡风吹朔雪,千里度龙山"[25]代表的正是不同于典型山水诗的另一种风格,成为传诵不衰的名句,可谓边塞对山水的第一次渗透。边塞的风光,恰恰是中原山水所缺乏的:斗风、朔云、冰河、冷月,处处洋溢着一种异域的情调,时时吸引着诗人们去接近它,在这别样的山水中抒发清拔刚健的情怀。而这类的作品也往往受到好评:[26]

> 柳恽字文畅,河东解人也。……恽立行贞素,以贵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始为诗曰:"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琅玡王元长见而嗟赏,因书齐壁,至是预曲宴,必被诏赋诗。

这两句诗既包含有边塞的惆怅,又体现着楚辞的优美,比起鲍照的那一种边塞风光,别有一种清新。这就启示同时促进诗人们的边塞诗创作。一时之间,这类诗便层出不穷:梁元帝《关山月》:"寒沙逐风起,春花犯雪开";《陇头水》"沙飞晓成幕,晦气旦如楼";徐陵《关山月》"星旗映流勒,云阵上祁连";刘孝标《出塞》"绝漠斗风急,交河夜月明"。边塞的风光便逐渐融合在山水诗的写作中,而山水诗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分出一支,孕育了边塞诗的诞生。

(二)闺怨诗中的征人思妇

闺怨诗的传统可追溯到《诗经》,如《王风·君子于役》和《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即是对思妇之貌的巧妙形容。而自古诗十九首以来,闺怨诗的描写重点就有一种固定下来的倾向,那就是在游子思妇之间多写思妇。写思妇忧愁哀怨的情绪,并借一些典型环境(如秋景)来烘托这种情绪。而游子则用寥寥数笔点明外出之由(求官或客游),其形象往往只闪现于思妇想象之中。一些乐府题目也约定俗成,专用于写闺怨,如《燕歌行》。《乐府解题》曰:"晋乐奏魏文帝'秋风'、'别日'二曲,言时序迁换,行役不归,妇人怨旷无所诉也。"自汉魏以来,闺怨的写作便多依上述这种模式,而刘宋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如果以同题为《燕歌行》的几首诗作进行比较,则这一变化的过程看起来比较清晰。

1. 魏文帝曹丕作

>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瑟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而独何辜限河梁?

2. 宋谢灵运作

> 孟冬初寒节气成,悲风入闺霜依庭。秋蝉噪柳燕栖楹,念君行役怨边城。君何崎岖久祖征,岂无膏沐感鹳鸣。对酒不乐泪沾缨,辟窗开幌弄秦箏。调弦促柱多哀声,遥夜明月鉴帷屏。谁知河汉浅且清,展转思服悲明星。

3. 北周王褒作

> 初春丽日莺欲娇,桃花流水没河桥。蔷薇花开百重叶,杨柳拂地散千条。陇西将

军号都护，楼兰校尉称嫖姚。自从昔别春燕分，经年一去不相闻。无复汉地长安月，唯有漠北蓟城云。淮南桂中明月影，流黄机上织成文。充国行军屡筑营，阳史讨虏陷平城。城下风多能却阵，沙中雪浅讵停兵。属国少妇犹年少，羽林轻骑数征行。遥闻陌头采桑曲，犹胜边地胡笳声。胡笳向暮使人泣，还使闺中空伫立。桃花落，杏花舒，桐生井底寒叶疏。试为来看上林雁，必有遥寄陇头书。

比较曹丕与谢灵运之作，无论是结构、内容、情绪甚至遣词上都非常接近，后者显然是对前者的拟作。二者都是前三句写秋景，由秋景到秋思，接下来出现一个思妇的形象，展示她的思念与忧愁，然后用“援瑟”或“弄筝”来排遣这种思念，以示坚贞。然而终于还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仍会因睹牵牛织女而心有感伤。整诗呈现一波三折的叹惋。但词中有异的是曹丕诗中“念君客游多思肠”，思的是一个远游之人，具体地点并未点明；而谢灵运诗用“念君行役怨边城”，思念的是一个戍边的战士。可见在刘宋的时候，闺怨的对象开始转向征人战士。从不明确的远游到固定为征人边塞进入闺怨，为后者拓展了艺术空间。王褒的《燕歌行》，则完全跳出了旧式闺怨的窠臼。虽然前四句仍是写景色（此处已是伤春），但接下来却有大段描写加入边塞风光。描写也不再只侧重于思妇，而是征人与思妇交错出现，遥相呼应，别具一格。梁代完成的这种对闺怨诗的改造一方面激活了传统的闺怨诗，更大程度上则拓展了边塞诗的写作，所以和者甚多。对此，《周书》卷四十一《王褒传》记道：

> 及大军（按：西魏军）征江陵……王师攻其外栅，城陷，褒从元帝入高城。犹欲固守。俄而元帝出降，褒遂与众俱出，见柱国于谨，谨甚礼之。褒曾作《燕歌行》，妙尽关塞寒苦之状，元帝及诸文士和之，而竟为凄切之词，至此方验焉。

王褒虽被视为北周作家，这首《燕歌行》却作于南朝。钝吟老人冯班说“梁元帝作《燕歌行》，一时文士争和”[27]，虽将始作者定为梁元帝，与《周书》所记不同，但亦指出“文士争和《燕歌行》”的情况。在梁元帝之作中，显然是有意用到多处边塞地名[28]。前八句为“燕赵佳人本自多，辽东少妇学春歌。黄龙戍北花如锦，玄菟城前月似蛾。如何此时别夫壻，金羁翠眊往交河。还闻入汉去燕营，怨妾愁心百恨生。”燕赵、辽东、黄龙、玄菟、交河相去甚远，显然不在同一方位，是唐代边塞诗熟用的泛写边塞写法[29]；而下文“横波满脸万行啼，翠眉暂敛千重结”之句，又不由自主地露出写惯了宫体的诗笔。可见到了梁代，旧式的纯粹闺怨《燕歌行》已成了代写边塞的闺怨诗。到唐代高适的《燕歌行》“汉家烟尘在东北”，语气豪迈，已片言不涉闺情，成为边塞诗的代表作了。而王褒诗中征人思妇遥相呼应的写法则在唐代另一位诗人陈陶的《陇西行》中得到保留：

>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表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

梁陈宫体盛行，闺怨诗也是文人常作题材。除《燕歌行》外，在《春宵》《冬晓》《妾薄命》《思归引》《闺怨诗》这些描写闺怨的作品中，诗人也常将思怨的对象定位为戍边之人，这些诗中关于边塞的描写也相应增加了篇幅。

闺怨诗发展到南朝特别是梁陈产生的这种新变，无疑也滋养了南朝边塞诗的生长。

（三）咏史诗中的边塞人物

借咏边塞人物写边塞风光和生活也是边塞诗中常见的现象。与边塞相关的人物有飞将军李广、博望侯张骞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及明妃王昭君等。其中王昭君是梁代以来吟咏最多的。钟嵘《诗品序》曰：“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汉妾辞宫”即昭君出塞，是梁代人特别喜欢作的一

个题材。梁以前只有晋石崇和刘宋鲍照写过咏昭君的诗歌[30]。梁代作者就有写《王昭君》的施荣泰和庾信,作《明君词》的简文帝、武陵王纪、沈约、王褒、庾信,加上陈代张正见,阵容颇为强大。梁陈人给昭君以深切的同情,与梁陈文士热衷于写女性题材是分不开的,而另外一个前提则是昭君出塞这个世代累积的故事到梁代已基本定型。

关于昭君,最早的记载来自《汉书·匈奴传》:

> 竟宁三年(公元前 33 年),单于来朝,自言愿壻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以休天子之民。……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呼韩邪死,复株累若鞮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为须卜次居,小女为当于次居。

这一记载最为朴素,没有画工、请归等情节,因此晋石崇据之而作的《王明君》也质木无文,除了"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的感叹与"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的心声外,皆是叙事,没有边塞风貌的描写。

刘宋范晔撰《后汉书·南匈奴传》中的王昭君身世就开始复杂而多彩了:

> 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武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裴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故事中增加了积怨求行、临辞惊艳和上书求归等情节。后人耳熟能详的画工见毁的情节则见于《世说新语》和《西京杂记》。《世说新语·贤媛篇》云:

> 汉元帝宫人既多,乃令画工图之,欲有呼者,辄披图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货赂。王明君姿容甚丽,志不苟求,工遂毁其状。后匈奴来和,求美女于汉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见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于是遂行。

已提出画工之说,但还没有出现毛延寿。毛延寿名字始见《西京杂记》卷二,汉元帝恼其误事,杀了毛延寿及其他画工。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又引《琴操》说,更为离奇,曰王昭君后当嫁单于乃亲生子世违,遂吞药自杀。刘孝标注引《琴操》而不引两《汉书》,余嘉锡疑其为"欲曲成昭君之美"[31]。在梁代昭君故事成型以后,吟咏之人渐多,所吟内容也较丰富多样,远胜石崇诗中的单一。这本身就是"成昭君美"之举,恐无"曲成"之心。值得注意的是,咏昭君之作中,有写故事,提及画工见毁的,如萧纲"妙工偏见诋,无由情恨通",更多的则是以昭君的怨为载体,语涉边塞:

> 胡风犯肌骨,非直伤绮罗。衔涕泣南望,关山郁嵯峨。(沈约《明君词》)
>
> 寒树暗胡生,霜楼明汉月。泪染上春衣,忧变华年发。(张正见《明君词》)

昭君故事的成熟及文人对这个故事特有的文学敏感,使南朝梁陈间这一题材较多被写作,并常借咏昭君来写边塞。这种结合丰富了当时的边塞诗创作,也开了后代咏昭君兼写边塞之风。如唐代王偃"北望单于日半斜,明君马上泣胡沙。一双泪滴黄河水,应得东流入汉家"(《明君词》)。直到杜甫仍有"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空冢向黄昏"(《咏怀古迹》)之句。

(四) 战士征马

战争与战马在古诗中是密不可分的。古来写战争,便少不了写战马。《诗经·秦风·小戎》"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骝是中,騧骊是骖"及《小雅·六月》"四牡修广,其大有颙。薄伐

玁狁，以奏肤公”。这些著名的征戍长诗都描写到了战马，但只是一首诗中的片断，主体仍是将士的作战生活。真正的以战马为吟咏对象的，自梁始有。以马为题的，有《紫骝马》《骢马》(《骢马驱》)等。《乐府诗集》卷二十四《骢马》题下云：“一曰《骢马驱》，皆言关塞行役之事。”此以张正见《紫骝马》为例：

将军入大宛，善马出从戎。影绝干河上，声流水窟中。似鹿犹依草，如龙欲何空。

欲还千万里，试为一追风。

全篇咏马。但可以看出，咏马是为了言志。这是齐梁间咏物诗的一个组成部分。王夫之说：“咏物诗，齐梁始多有之”[32]。他又强调咏物要“讲求标格”，托物言志。咏马的这种写法，正是边塞诗与咏物诗汇合之后所衍生的。咏物言志，而咏马亦多是为了展示马上征夫的志向。写马翩翩，即写战士斗志；写马蹄冷，即写征人衣单；写马“离群嘶向影，因风屡动香”[33]，即写征人的孤单。

边塞诗歌中出现专门的咏马之作并非偶然。一方面，齐梁间的咏物风使得诗人在思维上可以对战马这一客观外物予以关注。另一方面，在边塞诗常涉及到的风景、人物、生活等多种题材中，战马是可以从中一以贯之的。从战马这最集中的一点来写作，可以发散到塞苦、客单、思怨、报国等多种情形和情绪。可以说，齐梁咏物风气下产生的咏马诗作，以其自身的张力丰富着边塞诗作的想象空间。

从南朝边塞诗在各个朝代的数量分布来看，后期(梁陈)远远多于前期(宋齐)。然而梁陈间边塞诗的大量出现绝非无源之水，自宋齐以来盛行的山水、咏史、咏物及由来已久的闺怨等诗歌题材，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为边塞诗的出现积蓄着力量，提供着种种可能。梁陈文学在各方面都已相当成熟，为边塞诗出现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在个人写作边塞诗时，文人会巧妙地运用想象，“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在群体切磋时，文学馆、文人集团、酬唱应和等各种方式提供了很好的外部条件，利于边塞诗的交流与传播。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轨迹去看，边塞诗在南朝前期出现，在后期极大丰富，应该是必然的。

六、结　论

边塞诗最早形成于南朝宋代，到了梁陈已相当成熟。南朝一脉相连的几个文学传统为边塞诗的全面展开提供了基础，加上梁陈文学本身已有相当成熟的大环境，文人们运用文学想象将实际生活中的战线幻化为历史上的长城边塞，在内外各种力量的汇合下，边塞诗便在南朝形成了。

注释

[1][8] 曹道衡：《东晋南北朝时代北方文化对南朝文学的影响》，收入《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04 页。

[2] 曹道衡：《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66 页。

[3]《梁书》卷四十九《吴均传》。

[4] [清]冯班著，冯宝远集：《钝吟老人全集》卷五《严氏纠谬》，清刊本。

[5]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25 页。

[6] 王闿运著，王简编：《湘绮楼说诗》卷六，成都日新社 1944 年铅印本。

[7] 可参胡大浚《边塞诗之涵义与唐代边塞诗的繁荣》(提出建安至南北朝时期“一个写边塞战争生活的诗歌传统正在形成”)、邱俊鹏《唐代边塞诗与传统征戍诗》，二文均收入《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编，甘肃教育出

版社 1985 年版);另参台湾王文进《边塞诗形成于南朝说——兼论文学史上南北诗风交融之说》(收入《古典文学》第十集,台北学生书局 1988 年版);王文进《边塞诗形成于南朝的原因》(收入《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1 年版);刘汉初《梁朝边塞诗小论》、洪顺隆《论六朝叙事诗》,二文均收入《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4 年版)。

[9]《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四四四·史评类,第 686 册,第 97 页。

[10]《南史》卷十九《谢晦传》。

[11]《资治通鉴》武帝永初三年。

[12] 周一良:《论梁武帝及其朝代》,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13] 此处参考丘文进说。

[14][15]《梁书》卷四《简文帝本纪》。

[16]《全梁文》卷十一《简文帝集》。

[17]《南史》卷八《梁本纪下元帝》。

[18][元]陶宗仪:《说郛》卷六十,宛委山堂本。

[19]《南史》卷五十五《曹景宗传》。

[20]《全梁文》卷二十。

[21] 参见王文进:《边塞诗形成于南朝的原因》。

[22] 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17 页。

[23]《全梁诗》卷二。

[24]《世说新语》赏誉第八:孙兴公曰卫君长"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

[25]《拟刘公干体》之三。

[26]《梁书》卷二十一《柳恽传》。

[27][清]冯班著,冯远宝集:《钝吟老人全集》卷四《读古浅说》,清刊本。

[28] 梁元帝当熟悉历史地理。《全梁文》卷十七有元帝作《职贡图序》。并有《职贡图赞》:"北通玄菟,南渐朱鸢。交河悠远,合浦迴遧。兹海无际,阴山接天。遐哉鸟穴,永矣鸡田"。

[29] 程千帆先生《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谈及唐人边塞诗中常出现边塞地名方位不一、距离甚远的泛写边塞现象,"乃是为了唤起人们对于历史的复杂的回忆,激发人们对于地理上的辽阔的想象,让读者更其深入地领略边塞将士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感情"。文载《程千帆诗论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30]《乐府诗集》卷二十九收有石崇作《王明君》、鲍照作《王昭君》。

[31] 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67 页。

[32] 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第四七条,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33] 陈后主:《饮马长城窟行》。

车饰鞁具与诗义

——《诗·小雅·蓼萧》《大雅·韩奕》发微

邵　丹

邵丹，*1999* 年毕业。现为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讲师。本文由滕志贤教授指导。

《诗经》上起西周初年，下迄春秋中叶，其间正是驷马车的最盛期。驷马车的结构与装饰完美复杂，华丽繁缛，处处闪现着尚文的周代文明的光彩。《诗经》中涉及车马的诗篇颇多，其中有些车饰鞁具往往蕴含有意想不到的深义，对它们的形制功能的了解常常能为原诗的解读启开一个思考的盲点。

“中国政治与文化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1]，周代的政治、文化大变革首先就体现在宗法制度的确立，宗法制度具有政治权力统治和血亲道德制约的双重功能。“政治关系加上一条血统韧带，造成一种极其强固的政治组织”[2]。周天子为了巩固加强他的统治，除了以宗法制度为政治保障外，还要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即用怀柔的手段来敦睦宗族。周天子“收族”的常用方法是与诸侯一起宴饮、会射，君臣同乐，沟通情感，融洽亲情，拉拢“侯”心，《诗经》中众多周天子与诸侯宴饮会射的诗，极力渲染“饮食、会射之乐，无非是发挥宗族应该相亲相爱之义”[3]。《小雅》中有相当多的宴饮诗、田猎诗就是反映这一现象的，如《鹿鸣》《常棣》《伐木》《鱼丽》《南有嘉鱼》《彤弓》《车攻》《吉日》等，而以《蓼萧》写得最为巧妙。

蓼彼萧斯，零露湑兮。既见君子，我心写兮。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

蓼彼萧斯，零露瀼瀼。既见君子，为龙为光。其德不爽，寿考不忘。

蓼彼萧斯，零露泥泥。既见君子，孔燕岂弟。宜兄宜弟，令德寿岂。

蓼彼萧斯，零露浓浓。既见君子，鞗革冲冲，和鸾雝雝，万福攸同。

《小序》称“泽及四海也”，持此论者引《易·比》之《象》曰：“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诸侯用以比天下。按这种说法，那么凡是天子宴诸侯的诗，都可以说是“泽及四海”了。方玉润《诗经原始》认为应是“天子燕诸侯而美之也”，他对诗中出现的“德”“寿”“兄”“弟”的解释是“诸侯之易于失德，则尤在兄弟争夺之间与邻国侵伐之际。故又从令德中特言‘宜兄宜弟’。夫必内有以和其亲，然后外有从睦其邻，诸侯睦而万国宁，乃真天子福也”，这也就是全诗最后一句所言的“万福攸同”。他在《诗经原始》中所附的《作诗时世图》中把《蓼萧》归于“成王之世”，而西周初年即已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就已经很好地解决了兄弟争夺的问题，真正出现邻国侵伐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所以这两点显然不是“诸侯之易于失德”的原因。朱熹《诗集传》曰“诸侯朝于天子，天子与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诗”，比较符合诗义。

对于诗中的“君子”，朱熹、方玉润认为是指来朝见的诸侯，郑笺、陈奂《诗毛氏传疏》认为是

指周天子,高亨《诗经今注》不指明"君子"为何人,只说是"诗的作者受到贵族的恩惠,因写此诗向贵族表示感谢,并为贵族颂德祝福"。从作诗的口吻来看,应以周天子颂诸侯为宜,诗中言"其德不爽,寿考不忘",岂是诸侯对周天子作颂时应用的措辞?尤其"宜兄宜弟",只有站在周天子的立场上才会在宴会上大谈兄弟亲情。方玉润《诗经原始》以为"古人立言各有体裁,以上颂下,当以此种为得体",所言极是。诗的末章中"僩革冲冲,和鸾雝雝",虽是写的车饰鞁具,而所指远不止此,其蕴意之微妙,更可证此诗乃周天子颂诸侯之作。

"僩革冲冲",毛传"僩,辔也。革,辔首也。冲冲,垂饰貌"。此说甚确,但许多注家们都往往简单地解释"僩革"为"辔",如郑笺;或者是"辔首",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其实僩革既是辔又是辔首,二者连成一体,互不可缺,因而在诗中喻意深远。

考古实物证明,一匹马有两条辔,辔的前端系在马嘴两旁的衔环上,后端握在驾车者的手中,驾车者牵引辔绳而勒制马嘴,使马按照驾车者的意向前进、停止或者左右转弯。《尔雅·释器》"辔首谓之革",革即勒的通假字,《说文》"勒,马头络衔也",勒是在络头上加衔的制马鞁具,即带有嚼口的络头。络头,又名"笼头",以皮条编成,形状如笼,网络马首以制马。为了加强控制,还要在马口中勒衔,衔与络头连在一起,以收勒的方式驭马,故名勒。又因辔的前端系在勒的衔上,所以勒又称辔首。辔与辔首是一套完整的驭马鞁具,只有配合起来使用,才能起到驭马的作用,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所以《诗经》中常常僩、革合称。僩革的关系正如周天子与诸侯的关系,他们是一衣带水的同宗兄弟,周天子是诸侯的族长与君主,是"辔首";诸侯是周天子统治驾驭国家的工具,是"辔"。"冲冲",喻其和谐融洽,他们互相依存,周天子依仗诸侯来维护巩固他的天下,诸侯依仗周天子的权威保障他们的利益,他们只有亲密地联合起来才能很好地驾驭周王朝这乘大马车,这也就是周天子宴请诸侯以及为此作颂的心愿。

"和鸾雝雝",和、鸾是两种不同的车铃,《诗经》中出现的车铃共有三种:和、鸾、铃,关于它们安装的位置,没有统一的说法。毛传:"在轼曰和,在镳曰鸾"。韩诗说:"鸾在衡,和在轼"。朱熹《诗集传》"驱逆之车,置鸾于马衔之旁,乘车则鸾在衡,和在轼","在轼曰和,在镳曰鸾","轼前曰和,旂上曰铃",前后注解相互抵牾。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博引各家之说,最后认为"鸾和所在,经无正文。……古书两解,今仍并存之"。轼上的为和,这是一致的。《说文》"旂,旗有众铃以令众也"。旂上为铃,这也是肯定的,只有鸾的所在有分歧。

《中国古代名物大典》解释"銮铃":"省称銮,亦作鸾,天子乘舆之车铃。原始之鸾铃盖像传说中之鸾鸟,口衔铃,故名。流行于西周,春秋战国后渐少"。从中可知,鸾为天子所用,其称呼源于鸾鸟口衔铃,可以推想其用于车马也应置于马口。《说文》"人君乘车,四马镳八鸾铃,家鸾鸟之声和则敬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镳上当有'四'字,每镳二銮,四马故四镳,四镳故八銮也"。《诗经》中多次出现"八鸾",如《小雅·采芑》"约軧错衡,八鸾玱玱",《大雅·韩奕》"八鸾锵锵,不显其光"等,"八鸾"之数,正好符合段注之说。《秦风·驷驖》有"輶车鸾镳,载猃歇骄",鸾镳并举,虽不能证明鸾必在镳,但至少说明二者关系密切。《左传·桓公二年》"钖鸾和铃,昭其声也",杜预注:"钖在马额,鸾在镳,和在衡,铃在旂,动皆有鸣声",这可谓是对和、鸾、铃所在位置的一个正确总结。

鸾应在马镳旁。和既可以设在车衡上,也可以设在车轼上,因宜而设,位尊者可以在衡与轼上都设和。铃应在车旗上。贾谊《新书·客经》"古者圣王居有法则,动有文章。登车则马行,马行则鸾鸣,鸾鸣而和应"。声曰和,和则敬,故《诗》曰:"和鸾噰噰,万福攸同",说出了和鸾作为车饰鞁具对于表现贵族风范的妙用。镳在马口,衡在马背,轼在车前,旂在车后,从前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